

生死疲劳

佛说：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主要人物表

西门闹——西门屯地主，被枪毙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本书叙事主人公之一。

蓝解放——蓝脸与迎春之子，曾任县供销社主任、副县长等职。本书叙事主人公之一。

白氏——西门闹正妻。

迎春——西门闹二姨太太，解放后改嫁蓝脸。

吴秋香——西门闹三姨太太，解放后改嫁黄瞳。

蓝脸——原西门闹家长工，解放后一直单干，是全中国唯一坚持到底的单干户。

黄瞳——西门屯村民兵队长、生长大队大队长。

西门金龙——西门闹与迎春之子，解放后一度随养父姓蓝。“文革”期间曾任西门屯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任养猪场场长，团支部书记，改革开放后任西门屯村党支部书记、旅游开发区董事长。

西门宝凤——西门闹与迎春之女，西门屯“赤脚医生”，先嫁马良才，后与常天红同居。

黄互助——黄瞳与吴秋香之女，先嫁西门金龙，后与蓝解放同居。

黄合作——黄瞳与吴秋香之女，蓝解放之妻。

庞虎——志愿军英雄，曾任县第五棉花加工厂厂长兼书记。

王乐云——庞虎之妻。

庞抗美——庞虎与王乐云之女。曾任县委书记。常天红之妻，西门金龙的情人。

庞春苗——庞虎与王乐云之女。蓝解放的情人、继妻。

常天红——省艺术学院声乐系毕业，曾随“四清”工作队在西门屯工作，“文革”中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县猫腔剧团副团长。

马良才——西门屯小学教师、校长。

蓝开放——蓝解放和黄合作之子，曾任县城车站派出所副所长。

庞凤凰——庞抗美与常天红之女，其生父实为西门金龙。

西门欢——西门金龙和黄互助养子。

马改革——马良才与西门宝凤之子。

洪泰岳——西门屯村村长、合作社社长、党支部书记。

陈光第——前任区长，后升县长，蓝脸的朋友。

目录

第一部 驴折腾

第一章

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

第二章

西门闹行善救蓝脸 白迎春多情抚驴孤

第三章

洪泰岳动怒斥倔户 西门驴闯祸啃树皮

第四章

锣鼓喧天群众入社 四蹄踏雪毛驴挂掌

第五章

掘财宝白氏受审 闹厅堂公驴跳墙

第六章

柔情缱绻成佳偶 智勇双全斗恶狼

第七章

花花畏难背誓约 闹闹发威咬猎户

第八章

西门驴痛失一卵 庞英雄光临大院

第九章

西门驴梦中遇白氏 众民兵奉命擒蓝脸

第十章

受宠爱光荣驮县长 遇不测悲惨折前蹄

第十一章

英雄相助装义蹄 饥民残杀分驴尸

第二部 牛犟劲

第十二章

大头儿说破轮回事 西门牛落户蓝脸家

第十三章

劝入社说客盈门 闹单干贵人相助

第十四章

西门牛怒顶吴秋香 洪泰岳喜夸蓝金龙

第十五章

河滩牧牛兄弟打斗 尘缘未断左右为难

第十六章

妙龄女思春芳心动 西门牛耕田显威风

第十七章

雁落人亡牛疯狂 狂言妄语即文章

第十八章
巧手整衣互助示爱 大雪封村金龙称王

第十九章
金龙排戏迎新年 蓝脸宁死守旧志

第二十章
蓝解放叛爹入社 西门牛杀身成仁

第三部 猪撒欢

第二十一章
再鸣冤重登阎罗殿 又受瞒降生母猪窝

第二十二章
猪十六独占母猪乳 白杏儿荣任饲养员

第二十三章
猪十六乔迁安乐窝 刁小三误食酒馒头

第二十四章
庆喜讯社员燃篝火 偷学问猪王听美文

第二十五章
现场会高官发宏论 杏树枝奇猪炫异能

第二十六章
刁小三因妒拆猪舍 蓝金龙巧计度严冬

第二十七章
醋海翻腾兄弟发疯 油嘴滑舌莫言遭忌

第二十八章
合作违心嫁解放 互助遂意配金龙

第二十九章
猪十六大战刁小三 草帽歌伴奏忠字舞

第三十章
神发救治小三活命 丹毒袭击群猪死亡

第三十一章
附骥尾莫言巴结常团长 抒愤懑蓝脸痛哭毛主席

第三十二章
老许宝贪心丧命 猪十六追月成王

第三十三章
猪十六思旧探故里 洪泰岳大醉闹酒场

第三十四章
洪泰岳使性失男体 破耳朵乘乱夺王位

第三十五章
火焰喷射破耳朵丧命 飞身上船猪十六复仇

第三十六章
浮想联翩忆往事 奋不顾身救儿童

第四部 狗精神

第三十七章
老冤魂轮回为狗 小娇儿随母进城

第三十八章
金龙狂言说壮志 合作无语记旧仇

第三十九章
蓝开放喜看新居 狗小四怀念旧屋

第四十章
庞春苗挥洒珍珠泪 蓝解放初吻樱桃唇

第四十一章
蓝解放虚情戏发妻 狗小四保镖送学童

第四十二章
蓝解放做爱办公室 黄合作簸豆东厢房

第四十三章
黄合作烙饼泄愤怒 狗小四饮酒抒惆怅

第四十四章
金龙欲建旅游村 解放寄情望远镜

第四十五章
狗小四循味追春苗 黄合作咬指写血书

第四十六章
黄合作发誓惊愚夫 洪泰岳聚众闹县府

第四十七章
逞英雄宠儿击名表 挽残局弃妇还故乡

第四十八章
惹众怒三堂会审 说私情兄弟反目

第四十九章
冒暴雨互助清厕所 受毒打解放做抉择

第五十章
蓝开放污泥糊老爸 庞凤凰油漆泼小姨

第五十一章
西门欢县城称霸 蓝开放切指试发

第五十二章

解放春苗假戏唱真 泰岳金龙同归于尽

第五十三章

人将死恩仇并混 狗虽亡难脱轮回

第五部 结局与开端

一 太阳颜色

二 做爱姿势

三 广场猴戏

四 切肤之痛

五 世纪婴儿

后记：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生死疲劳

第一部：驴折腾

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

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个硬汉子的名声。我知道许多鬼卒对我暗中钦佩，我也知道阎王老子对我不胜其烦。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将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鬼卒用叉子把我叉起来，高高举着，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台阶。两边的鬼卒噓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鸣叫。我的身体滴油淅沥，落在台阶上，冒出一簇簇黄烟。鬼卒小心翼翼地将我安放在阎罗殿前的青石板上，跪下向阎王报告：

“大王，炸好了。”

我知道自己已经焦糊酥脆，只要轻轻一击，就会成为碎片。我听到从高高的大堂上，从那高高大堂上的辉煌烛光里，传下来阎王爷迹近调侃的问话：

“西门闹，你还闹吗？”

实话对你说，在那一瞬间，我确实动摇了。我焦干地趴在油汪里，身上发出肌肉爆裂的噼啪声。我知道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经到达极限，如果不屈服，不知道这些贪官污吏们还会用什么样的酷刑折磨我。但如果我就此屈服，前边那些酷刑，岂不是白白忍受了吗？我挣扎着仰起头——头颅似乎随时会从脖子处折断——往烛光里观望，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

“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利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在我连珠炮般的话语中，我看到阎王那张油汪汪的大脸不断地扭曲着。阎王身边那些判官们，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直视。我知道他们全都清楚我的冤枉，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冤鬼，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们才装聋作哑。我继续喊叫着，话语重复，一圈圈轮回。阎王与身边的判官低声交谈几句，然后一拍惊堂木，说：

“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你生还。”

突然降临的大喜事，像一片沉重的磨盘，几乎粉碎了我的身体。阎王扔下一块朱红色的三角形令牌，用颇不耐烦的腔调说：

“牛头马面，送他回去吧！”

阎王拂袖退堂，众判官跟随其后。烛火在他们的宽袍大袖激起来的气流中摇曳。两个身穿皂衣、腰扎着桔红色宽带的鬼卒从两边厢走到我近前。一个弯腰捡起令牌插在腰带里，一个扯住我一条胳膊，试图将我拉起来。我听到胳膊上发出酥脆的声响，似乎筋骨在断裂。我发出一声尖叫。掖了令牌的那位鬼卒，撵了那个扯我胳膊的鬼卒一把，用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者教训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的口吻说：

“妈的，你的脑子里灌水了吗？你的眼睛被秃鹫啄瞎了吗？你难道看不见他的身体已经像一根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一样酥焦了吗？”

在他的教训声中，那个年轻的鬼卒翻着白眼，茫然不知所措。掖令牌的鬼卒道：

“还愣着干什么？去取驴血来啊！”

那个鬼卒拍了一下脑袋，脸上出现恍然大悟般的表情。他转身跑下大堂，顷刻间便提来一只血污斑斑的木桶。木桶看上去十分沉重，因为那鬼卒的身体弯曲，脚步趔趄，仿佛随时都会跌翻在地。

他将木桶沉重地墩在我的身边，使我的身体都受了震动。我嗅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腥气；一股热烘烘的腥气，仿佛还带着驴的体温。一头被杀死的驴的身体在我脑海里一闪现便消逝了。持令牌的鬼卒从桶里抓起一只用猪的鬃毛捆扎成的刷子，蘸着粘稠的、暗红的血，往我头顶上一刷。我不由地怪叫一声，因为这混杂着痛楚、麻木、犹如万针刺戟般的奇异感受。我听到自己的皮肉发出噼噼叭叭的细微声响，感受着血水滋润焦糊的皮肉，联想到那久旱的土地突然遭遇甘霖。在那一时刻，我心乱如麻，百感交集。那鬼卒如一位技艺高超、动作麻利的油漆匠，一刷子紧接着另一刷子，将驴血涂遍了我的全身。到最后，他提起木桶，将其中剩余的，劈头浇下来。我感到生命在体内重新又汹涌澎湃了。我感到力量和勇气又回到了身上。没用他们扶持，我便站了起来。

尽管两位鬼卒名叫“牛头”和“马面”，但他们并不像我们在有关阴曹地府的图画中看到的那样真的在人的身躯

上生长着牛的头颅和马的脑袋。他们的身体结构与人无异，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肤色像是用神奇的汁液染过，闪烁着耀眼的蓝色光芒。我在人世间很少见过这种高贵的蓝色，没有这样颜色的布匹，也没有这样颜色的树叶，但确有这样颜色的花朵，那是一种在高密东北乡沼泽地开放的小花，上午开放，下午就会凋谢。

在两位身材修长的蓝脸鬼卒挟持下，我们穿越了似乎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幽暗隧道。隧道两壁上，每隔十几丈就有一对像珊瑚一样奇形怪状的灯架伸出，灯架上悬挂着碟形的豆油灯盏，燃烧豆油的香气时浓时淡，使我的头脑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借着灯光，我看到隧道的穹窿上悬挂着许多巨大的蝙蝠，它们亮晶晶的眼睛在幽暗中闪烁，不时有腥臭的颗粒状粪便，降落在我的头上。

终于走出隧道，然后登上高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胖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洋溢着馥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倒在一只涂满红釉的大碗里。鬼卒端起碗递到我面前，脸上浮着显然是不怀好意的微笑，对我说：

“喝了吧，喝了这碗汤，你就会把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仇恨忘记。”

我挥手打翻了碗，对鬼卒说：

“不，我要把一切痛苦烦恼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昂然下了高台，木板钉成的台阶在脚下颤抖。我听到鬼卒喊叫着我的名字，从高台上跑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行走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让我感到陌生的是那些钉在土地上的白色木桩，木桩上用墨汁写着我熟悉的和我不熟悉的名字，连我家那些肥沃的土地上，也竖立着许多这样的木桩。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阴间里鸣冤叫屈时，人世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大户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无地的贫民，我的土地，自然也不例外。均分土地，历朝都有先例，但均分土地前也用不着把我枪毙啊！

鬼卒仿佛怕我逃跑似的，一边一位漂着我，他们冰凉的手或者说是爪子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阳光灿烂，空气清新，鸟在天上叫，兔在地上跑，沟渠与河道的背阴处，积雪反射出刺目的光芒。我瞥着两个鬼卒的蓝脸，恍然觉得他们很像是舞台上浓妆艳抹的角色，只是人间的颜料，永远也画不出他们这般高贵而纯粹的蓝脸。

我们沿着河边的道路，越过了十几个村庄，在路上与许多人擦肩而过。我认出了好几个熟悉的邻村朋友，但我每欲开口与他们打招呼时，鬼卒就会及时而准确地扼住我的咽喉，使我发不出半点声息。对此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用脚踢他们的腿，他们一声不吭，仿佛他们的腿上没有神经。我用头碰他们的脸，他们的脸宛如橡皮。他们扼住我喉咙的手，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放松。有一辆胶皮轮子的马车拖着尘烟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马身上的汗味让我倍感亲切。我看到身披白色光板子羊皮袄的车把式马文斗抱着鞭子坐在车辕杆上，长杆烟袋和烟荷包拴在一起，斜插在脖子后边的衣领里。烟荷包摇摇晃晃，像个酒店的招儿。车是我家的车，马是我家的马，但赶车的人却不是我家的长工。我想冲上去问个究竟，但鬼卒就像两棵缠住我的藤蔓一样难以挣脱。我感到赶车的马文斗一定能看到我的形象，一定能听到我极力挣扎时发出的声音，一定能嗅到我身上那股子人间难寻的怪味儿，但他却赶着马车飞快地从我面前跑过去，仿佛要逃避灾难。后来我们还与一支踩高跷的队伍相遇，他们扮演着唐僧取经的故事，扮孙悟空、猪八戒的都是村子里的熟人。从他们打着的横幅标语和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了那天是1950年的元旦。

在即将到达我们村头上那座小石桥时，我感到一阵阵的烦躁不安。一会儿我就看到了桥下那些因沾满我的血肉而改变了颜色的卵石。卵石上粘着一缕缕布条和肮脏的毛发，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在破败的桥洞里，聚集着三条野狗。两条卧着；一条站着。两条黑色；一条黄色。都是毛色光滑、舌头鲜红、牙齿洁白、目光炯炯有神。

莫言在他的小说《苦胆记》里写过这座小石桥，写过这些吃死人吃疯了狗。他还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从刚被枪毙的人身上挖出苦胆，带回家去给母亲治疗眼睛。用熊胆治病的事很多，但用人胆治病的事从没听说，这又是那小子胆大妄为的编造。他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事，基本上都是胡诌，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在从小桥到我的家门这一段路上，我的脑海里浮现着当初枪毙我的情景：我被细麻绳反剪着双臂，脖颈上插着亡命的标牌。那是腊月里的二十三日，离春节只有七天。寒风凛冽，彤云密布。冰霰如同白色的米粒，一把把地撒到我的脖子里。我的妻子白氏，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嚎哭，但却听不到我的二姨太迎春和我的三姨太秋香的声音。迎春怀着孩子，即将临盆，不来送我情有可谅，但秋香没怀孩子，年纪又轻，不来送我，让我心寒。我在桥上站定后，猛地回过头，看着距离我只有几尺远的民兵队长黄瞳和跟随着他的十几个民兵。我说：老少爷儿们，咱们一个村住着，远日无仇，近日无怨，兄弟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尽管说出来，用不着这样吧？黄瞳盯了我一眼，立刻把目光转了。他的金黄的瞳仁那么亮，宛若两颗金星星。黄瞳啊黄瞳，你爹娘给你起这个名字，可真起得妥当啊！黄瞳说：你少罗嗦吧，这是政策！我继续辩白：老少爷们，你们应该让我死个明白啊，我到底犯了哪条律令？黄瞳说：你到阎王爷那里去问个明白吧。他突然举起了那只土枪，枪筒子距离我的额头只有半尺远，然后我就感到头飞了，然后我就看到了火光，听到了仿佛从很远处传来的爆响，嗅到了漂浮在半空中的硝烟的香气……

我家的大门虚掩着，从门缝里能看到院子里人影绰绰，难道她们知道我要回来吗？我对鬼差说：

“二位兄弟，一路辛苦！”

我看到鬼差蓝脸上的狡猾笑容，还没来得及及思考这笑容的含义，他们就抓着我的胳膊猛力往前一送。我的眼前一片昏黄，就像沉没在水里一样，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人欢快的喊叫声：

“生下来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沾着粘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腩后。天哪！想不到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

第二章

西门闹行善救蓝脸 白迎春多情抚驴孤

站在母驴后边那个满脸喜气的男人，是我的长工蓝脸。记忆中他还是个瘦弱的青年，想不到在我死后这短暂的两年里，竟出落成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他是我从关帝庙前雪地里捡回来的孩子。那时他身披破麻袋，脚上没有鞋，身体僵硬，满脸青紫，头发纠结成团。那时候我的爹刚去世，我的娘还健在。我刚刚从爹的手里接过了那口樟木箱上的黄铜钥匙。樟木箱里收藏着我们家那八十亩良田的地契和我们家全部的金银细软。那时我刚刚二十四岁，新娶了白马镇首富白连元家的二小姐为妻。二小姐乳名杏儿，大名没有，嫁到我家，就是西门白氏。白氏是大户人家的女儿，知书达理，身体娇弱，双乳犹如两个甜梨，下体也颇有韵致，炕上的活儿也可我心意，美中不足的是嫁过来数年尚未生育。

那时候我可谓少年得志。连年丰收，佃户交租踊跃，粮仓里大囤满小囤流。六畜兴旺，家养的黑骡马竟然下了双驹。这可是奇迹，传说中有，现实中少见。来我家看双驹的乡民络绎不绝，恭维的话不绝于耳。家里准备了茉莉花茶和绿炮台烟卷招待乡亲。村里的半大小子黄瞳偷了一包烟卷，被人拧着耳朵拖到我面前。这小子黄头发黄面皮，黄眼珠子滴溜溜转，似乎满肚子坏心眼儿。我挥手放了他，还送他一包茶叶，让他带回家给他爹喝。他爹黄天发是忠厚老实人，做一手好豆腐，是我的佃户，种着我五亩靠河的肥田，想不到他竟生养出这么一个混混儿子。后来黄天发送来一挑子能用秤钩子挂起来的老豆腐，陪情的话说了两箩筐，我又让太太送他二尺青直贡呢，让他回家做双新鞋过年。黄瞳啊黄瞳，就冲着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你也不该用土枪崩了我啊。我自然知道你是听人之命，但你完全可以对准我的胸膛开枪，给我留下个囫囵尸身啊！你这忘恩负义的杂种啊！

我西门闹堂堂正正、豁达大度、人人敬仰。接手家业时虽逢乱世，既要应付游击队，又要应付黄皮子，但我的家业还是在几年内翻番增值，良田新置一百亩，大牲口由四匹变成八匹，新拴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长工由两人变成四人，丫环由一个变成两个，还新添了两个置办饭食的老妈子。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我从关帝庙前，把冻得只有一口气的蓝脸抱了回来。那天我是早起捡粪，说来你不会相信，我虽是高密东北乡第一的大富户，但一直保持着劳动的习惯。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七月锄豆，八月杀麻，九月掐谷，十月翻地，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乡间流传着我因起得太早错把石头当狗屎捡回来的笑话，那是他们胡说，我鼻子灵敏，大老远就能嗅到狗屎的气味。一个地主，如果对狗屎没有感情，算不上个好地主。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房屋、树木、街道都被遮盖，白茫茫一片。狗都躲起来了，没有狗屎可捡。但我还是踏雪出户。空气清凉，小风遒劲，黎明时分，有诸多神秘奇异现象，不早起何能看到？我从前街转到后街，登上土围子绕屯一周，看到东边天际由白变红，看到朝霞如火，看到一轮红日升起，广大的天下，雪映红光，宛如传说中的琉璃世界。我在关帝庙前发现了这个小子，雪掩盖了他半截身体。起初我以为他已经死了，考虑着捐几个善钱买一副薄皮棺材将他掩埋，免得被野狗吃掉。在此之前一年，曾有一个赤裸的男人冻死在土地庙前，那人遍体赤红，鸡巴像枪一样挺立着，围观者嘻笑不止。这件事被你那个怪诞朋友莫言写到他的小说《人死屙不死》里了。这个人死屙不死的“路倒”，是我出钱掩埋，掩埋在村西老墓田里。这样的善事，影响巨大，胜过树碑立传。我放下粪筐，把他挪动了一下，用手摸摸胸口，还有一丝热气，知道还没死，就脱下棉袍，将他包裹起来。沿着大街，迎着太阳，手托着这冻僵的孩子往家里走。此时天地间霞光万道，大街两侧的人家都开门扫雪，诸多的乡亲，看到了我西门闹的善举。就冲着这一点，你们也不该用土枪崩了我啊！就冲着这一点，阎王爷啊，你也不该让我转世为一头毛驴啊！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西门闹千真万确地是救了一条命。我西门闹何止救过一条命？大灾荒那年春天我平价卖出二十石高粱，免除了所有佃户的租子，使多少人得以活命。可我却落了个何等凄惨的下场，天和地，人和神，还有公道吗？还有良心吗？

我不服，我想不明白啊！

我把那小子抱回家，放在长工屋的热炕头上。我本想点火烤他，但富有生活经验的长工头老张说，东家，万万烤不得。那冻透了的白菜萝卜，只能缓缓解冻，放到火边，立刻就会化成一摊烂泥。老张说得有理。就让这小子在炕上慢慢缓着，让家人熬了一碗姜糖水，用筷子撬开他的牙齿灌进去。姜汤一进肚，他就哼哼起来。我把这小子救活，让老张用剃头刀子刮去了他那一头乱毛，连同那些虱子。给他洗了澡，换上干净衣裳，领着这小子去见我娘。这小子乖巧，跪在地上就叫奶奶，把我娘喜得不行，念一声“阿弥陀佛”，说这是哪座庙里的小和尚啊！问他年龄，摇头不知；问他家乡，他说记不清楚；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更是把头摇得如货郎鼓也似。就这样，收留了这小子，算是认了个干儿子。这小子聪明猴儿，顺着竿儿往上爬；见了我就叫干爹，见到白氏就喊干娘。但不管你是不是干儿子，都得给我下力气干活。连我这个当东家的也得下力气干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后来的说法，但意思古来就有。这小子无名无姓，左脸上有巴掌大的一块蓝痣，我随口说，你小子就叫蓝脸吧，姓蓝名脸。这小子说，干爹，我要跟着你姓，姓西门，名蓝脸，西门蓝脸。我说这可不行，西门，不是随便可以姓的，好好干吧，干上二十年再说。这小子先是跟着长工干点零活，放马，放驴——阎王爷啊，你怎么黑心把我变成一头驴啊——后来就渐渐地顶大做了。别看他瘦弱，但手脚麻利，有眼力，会使巧劲儿，倒也弥补了体力的不足。现在，我注视着他宽阔的肩膀和粗壮的胳膊，知道他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哈哈，生下来了！”他大声喊叫着，俯下身来，伸出两只大手，将我扶持起来。我感到无比的羞耻和愤怒，努力吼叫着：

“我不是驴！我是人！我是西门闹！”

但我的喉咙像依然被那两个蓝脸鬼卒抹住似的，虽竭尽全力，可发不出声音。我绝望，我恐惧，我恼怒，我口吐白沫，我眼睛泌出粘稠的泪珠。他的手一滑，我就跌倒在地上，跌倒在那些粘稠的羊水和蛰皮样的胎衣里。

“快点，拿条毛巾出来！”随着蓝脸的喊叫，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从屋子里走出来。我猛然间看到了她的那张生了蝴蝶斑的、略有些浮肿的脸，和那张脸上，两只忧伤的大眼睛。呜噢……呜噢……这是我西门闹的女人啊，我的二姨太迎春，她原是我太太白氏陪嫁过来的丫头，原姓不祥，随主姓白。民国三十五年春天被我收了房。这丫头大眼直鼻，额头宽广，长嘴方颌，一脸福相，更兼那两只奶头上翘的乳房和那宽阔的骨盆，一看就知道是个生孩子的健将。我太太久不生养，内心惭愧，就将这迎春驱赶到我的被窝里。她那几句话通俗易懂又语重心长，她说：当家的，你把她收了吧！肥水不流外人田！

果然是块肥田。我与她合房的当夜，就使她怀了孕，不但是怀了孕，而且是双胞胎。第二年初春她就为我生了龙凤胎，男名西门金龙，女名西门宝凤，据接生姥姥说，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善于生养的女人，她宽阔的骨盆，富有弹性的产道，就像从麻袋里往外倒西瓜一样，轻松地就把那两个肥大的婴儿产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女人在初产时都要呼天抢地，悲惨嚎叫，但我的迎春生养时，产房里竟然无声无息。据接生姥姥说，在生产的过程中，迎春的脸上始终挂着神秘的微笑，宛如做着有趣的游戏，弄得接生婆心里十分紧张，生怕从她的产道里钻出妖精。

金龙和宝凤的出生，是西门家的天大之喜，怕惊扰婴儿和产妇，我让长工头老张和小长工蓝脸，买了十挂八百头的鞭炮，挑到村南的围子墙上燃放。鞭炮声声，一阵阵传来，使我大喜若狂。我这人有个怪癖，每逢喜事手就发痒，非努力劳动不能解除。在鞭炮声中，我揎拳捋袖，跳到牲口圈里，将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几十车子粪撒了出来。村里一个惯于装神弄鬼的风水先生马智伯跑到牲口圈边，神秘地对我说：门市——这是我的字——门市贤弟，家里有产妇，不能打墙动土，更不能出粪淘井，冲撞了太岁，主着婴儿不利。

马智伯的话让我心头一凛，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任何事，只要开了头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出了一半的圈，不能再回填。我说，古人曰：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我西门闹心正不怕邪，行端不怕鬼，即便是碰上太岁又有何妨。也是被马智伯的臭嘴言中，我从粪中铲出一个葫芦状的怪物。这物似凝胶，如肉冻，似透明又混沌，既脆弱又柔韧，我把它铲到圈边上打量着，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太岁吗？我看到马智伯脸色灰白，山羊胡须哆哆嗦嗦，双手抱在胸前，对着怪物连连作揖，一边作揖，一边倒退，退到墙边，转身逃跑。我冷笑一声，说：如果太岁就是这副模样，那也就不值得敬畏了。太岁，太岁，如果我连喊三声你还不能遁遁，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太岁，太岁，太岁！我闭着眼连吼三声，睁开眼看到那物还是原样，局促在圈边，与马粪相伴，完全是个死物，于是我挥起铁锹，一下子将它劈成两半。我看到那物的里边，也是那样似胶似冻的物质，宛如桃树疤痕里流淌出来的树脂。我将它铲起来，用力撒到了墙外，与马粪驴尿混合在一起，但愿这东西有肥力，能使七月的玉米，长出象牙般的大棒子，能使八月的谷子，抽出狗尾般的大穗子。

莫言那小子在他的小说《太岁》中写道：

“……在一个透明的广口大瓶子里，倒上水，放上红茶和红糖，放在温暖的锅灶后边，十天之后，瓶子里长出一个葫芦状的怪物。村子里的人听说后，都跑来观看。马智伯的儿子马聪明紧张地说：‘不得了了，这是太岁！当年地主西门闹挖出的太岁就是这样子。’我是现代青年，相信科学，不相信鬼神。我把马聪明轰走，将这玩艺儿从瓶子里倒出来，切开，剁碎，放在锅里炒，异香散发，令人馋涎欲滴。吃到嘴里，犹如肉冻粉皮，味道好极了，营养好极了……吃了一个太岁后，我的身体，在三个月内增高了十厘米……”

这小子，真是能忽悠啊。

鞭炮声驱散了西门闹不能生育的谣言，许多人都置办礼物，准备在九日之后前来贺喜。但旧谣言刚破，新流言产

生，西门闹出圈肥冲撞了太岁的事，一夜间传遍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镇。不但流传，而且添油加醋，说那太岁，是个七窍灵通的大肉蛋，在圈边滚来滚去，被我一锨劈开，一道白光冲天而去。冲撞了太岁，百日内必有血光之灾。我知道树大招风，财多遭嫉，许多人在暗中期待着西门闹倒霉。我心略有忐忑，但定力不失，如果上帝要惩罚我，何必还送我金龙宝凤两个宁馨儿。

……

迎春见到我，脸上也显出喜气。她困难地弯下腰，在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她腹中的婴儿，是个男婴，左脸上也有一块蓝痣，毫无疑问是蓝脸的种子，巨大的耻辱，毒蛇信子一样的怒火，在我心中燃起。我要杀人，我要骂人，我要将蓝脸剁成肉泥。蓝脸，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帐王八羔子！你口口声声叫我干爹，后来你干脆就叫我爹，如果我是你爹，那迎春就是你的姨娘，你将姨娘收做老婆，让她怀上你的孩子。你败坏人伦，该遭五雷轰顶！到了地狱，该当剥皮揸草，到畜生道里去轮回！可上天无道，地狱无理，到畜生道里轮回的偏偏是我一辈子没做坏事的西门闹。还有你，小迎春，小贱人，在我怀里你说过多少甜言蜜语？发过多少山盟海誓？可我的尸骨未寒，你就与长工睡在了一起。你这样的淫妇，还有脸活在世间吗？你应该立即去死，我赐你一丈白绫，呸，你不配用白绫，只配用捆过猪的血绳子，到老鼠拉过屎、蝙蝠撒过尿的梁头上去吊死！你只配吞下四两砒霜把自己毒死！你只配跳到村外那眼淹死过野狗的井里去淹死！在人间应该让你骑木驴游街示众！在阴曹地府应该把你扔到专门惩罚淫妇的毒蛇坑里让毒蛇把你咬死！然后将你打入畜生道里去轮回，虽万世也不得超脱！啊噢~~啊噢~~但被打到畜生道里的却是我正人君子西门闹，而不是我的二姨太太。

她艰难地蹲在我的身边，用一条蓝格子的羊肚子毛巾，仔细地擦拭着我身上的粘液。干燥的毛巾拭到湿漉漉的皮毛上，使我感到十分舒适。她的动作轻柔，仿佛擦拭着她亲生的婴儿。可爱的小驹子，亲亲的小东西，你长得可真是好看，瞧这大眼睛，蓝汪汪的，瞧这小耳朵，毛茸茸的……她的嘴说到哪里，手中的毛巾就擦拭到哪里。我看到了她那颗依然善良的心，感受到了她发自内心的爱。我被感动了，心中邪恶的毒火渐渐熄灭，在世为人时的记忆变得遥远而模糊起来。我身上干爽了。我不哆嗦了。我的骨头硬了，腿上有了力气。一股力量，一个愿望，催促着我用力。哎哟，还是个驴儿子呢，她用毛巾擦拭了一下我的生殖器。我感到一阵羞耻，往昔为人时与她的性戏蓦然间又变得清晰无比。我是谁的儿子？我是母驴的儿子，我看到站在那里浑身颤抖的母驴，我的母亲？一头母驴？恼怒和烦躁催促着我，我站了起来。我撑着四条腿站了起来，仿佛一条短促的高腿板凳。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蓝脸抚着掌，兴奋地说。他伸手将蹲在地上的迎春拉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有很多温柔，看样子他对迎春还很有情意。我猛然想起当年的一些往事，似乎有人对我暗示过，说要我提防着家养的小长工乱了内室。也许他们早就有了暧昧之事？

我站在元旦上午的阳光里，为了不跌倒，不断地倒着蹄子。我迈开了为驴的第一步，开始了一个陌生的、充满了苦难和耻辱的旅途。我又走了一步，身体摇摇晃晃，肚皮绷得很紧。我看到了很大的太阳，很蓝的天，很白的鸽子在天上飞翔。我看到蓝脸扶着迎春走向屋子。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小孩，身上穿着簇新的棉袄，脚上穿着虎头鞋子，头上戴着兔皮帽，从大门外跑进来。他们的小短腿跨越高高的门槛时很是吃力。他们只有三四岁的光景。他们管蓝脸叫爹，管迎春叫娘，啊噢~~啊噢~~我知道他们原本是我的儿女，男孩叫西门金龙，女孩叫西门宝凤。我的孩子啊，爹好生思念你们啊！爹还指望着你们成龙成凤光宗耀祖呢，可你们竟然成了别人的儿女，而你们的爹，成了一头驴子。我心悲怆，头昏眼花，四肢颤抖，跌翻在地。我不要当驴，我要讨还我的人身，做我的西门闹，与他们算帐。在我跌倒的同时，生我的那头母驴也轰然倒地，犹如一堵腐朽的墙壁。

生我的母驴死了，它四肢僵硬，如同木棍，大睁着双眼，死不瞑目，好像有满腹的冤屈。我对它的死丝毫不感到悲痛，我只是借它的身躯而诞生，全是阎王爷的诡计，亦或是阴差阳错。我没吃它一口奶，见到它两腿之间那肿胀的乳房我就感到恶心。我是喝着高粱面稀粥长大成驴，稀粥是迎春亲手熬，她对我有养育之恩。她用一柄木勺子舀着稀粥喂我，当我长大成驴时那木勺子已经被我咬得不成模样。喂我稀粥时我看到她乳房鼓胀，那里边蓄积着浅蓝的乳汁。我知道她的乳汁的味道，我吃过她的乳房。她的乳汁很好，她的奶好，她的奶发孩子，两个孩子都吃不完，有的女人的奶有毒，好孩子也会被毒死。她一边喂着我一边说：可怜的小驹驹，刚生下来就死了娘。我看到她说这些话时眼睛水汪汪的，盈着泪水，她是真心疼我。她的孩子，金龙和宝凤，好奇地问她：娘，小驴的娘怎么会死呢？她说，寿限到了，被阎王爷叫走了。她的孩子说：娘，你可不要被阎王爷叫走，你要是被阎王爷叫走，我们就跟小驹驹一样没有娘了，解放也就没娘了。她说：娘永远不走，阎王爷欠着咱家的债呢，他不敢来咱家。

屋子里传出了蓝解放的啼哭声。

你知道谁是蓝解放吗？故事的讲述者——年龄虽小但目光老辣，体不满三尺但语言犹如滔滔江河的大头儿蓝千岁突然问我。

我自然知道，我就是蓝解放，蓝脸是我的爹，迎春是我的娘。这么说，你曾经是我们家的一头驴？

是的，我曾经是你们家的一头驴。我生于1950年1月1日上午，而你蓝解放，生于1950年1月1日傍晚，我们都是新时代的产儿。

吴三桂也死在他的手上。就是他在我坦白交出财宝后，一抹脸，目光如刺，面色似铁，庄严宣布：“西门闹，第一次土改时，你的小恩小惠、假仁假义蒙蔽了群众，使你得以蒙混过关，这次，你是煮熟的螃蟹难横行了，你是瓮中之鳖难逃脱了，你搜刮民财，剥削有方，抢男霸女，鱼肉乡里，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搬掉你这块挡道的黑石头，不砍倒你这棵大树，高密东北乡的土改就无法继续，西门屯穷苦的老少爷们就不可能彻底翻身，现经区政府批准并报县政府备案，着即将恶霸地主西门闹押赴村外小石桥正法！”轰隆一声巨响，电光闪烁，西门闹的脑浆涂抹在桥底冬瓜般的乱石上，散发着腥气，污染了一大片空气。想到此处，我心酸楚，我百口莫辩，因为他们不允许我争辩，斗地主，砸狗头，砍高草，拔大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会让你死得心服口服的，洪泰岳这样说过，但他们没给我申辩的机会，洪泰岳你出口无信，食言而肥。

他又腰站在大门内，与蓝脸面对面，浑身上下透着威严。尽管我刚刚回忆了他敲牛胯骨时在我面前点头哈腰的形象，但人走时运马走膘，兔子落运遭老鹰，作为一头受伤的驴，我对这个人心存畏惧。我的主人，与洪泰岳对视着，中间距离约有八尺。我的主人出身贫苦，根红苗正，但他与我西门闹干爹干儿地称呼过，关系暧昧，尽管他后来提高了觉悟，在斗争我的过程中充当急先锋，挽回了贫雇农的好名声，并分得了房屋、土地和老婆，但他和西门家的特殊关系，总让当权者心存疑虑。

两个男人目光相持良久，最先说话的是我的主人：

“你凭什么打伤我的驴子？”

“如果你再敢让它啃树皮，我就把它枪毙！”洪泰岳拍拍屁股上的牛皮枪套，斩钉截铁地说。

“它是头畜生，用不着你下这样的黑手！”

“我看，那些饮水不思源、翻身就忘本的人，还不如一头畜生！”洪泰岳盯着蓝脸说。

“此话怎么讲？”

“蓝脸你给我好生听着，一字一句都听仔细，”洪泰岳往前跨出一步，伸出一根手指，如同枪筒，对着我主人的胸脯，说，“土改胜利后，我就劝你不要和迎春结婚，虽然迎春也是苦出身，委身西门闹也是被逼无奈，虽然寡妇改嫁是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的好事，但你作为赤贫阶级，应该娶像村西头苏寡妇那样的女人，她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丈夫病死后，便以乞讨为生，她虽然满脸麻子，但她是无产阶级，是我们自己人，她能让你保持气节，革命到底，你不听我的劝告，非要和迎春结婚，考虑到婚姻自由，我不能违背政府法令，便依了你。不出我之所料，仅仅三年，你的革命意志已经彻底消退，你自私，落后，发家致富，想过上你的东家西门闹那种糜烂生活，你是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如不觉悟，迟早会堕落成人民的敌人！”

我的主人怔怔地望着洪泰岳，半晌不动，犹如僵死，终于缓过气来，有气无力地问：

“老洪，既然苏寡妇身上有那么多好处，你为什么不与她结婚？”

洪泰岳被这句听上去软弱无力的话噎得张口结舌，半晌没回上话，状甚狼狈，终于回话，显然文不对题，但是义正词严：

“你不要跟我调皮，蓝脸，我代表党，代表政府，代表西门屯的穷爷们儿，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再挽救你一次，希望你悬崖勒马，希望你迷途知返，回到我们的阵营里，我们会原谅你的软弱，原谅你心甘情愿地给西门闹当奴才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不会因为你跟迎春结了婚而改变你雇农的阶级成分，雇农啊，一块镶着金边的牌子，你不要让这块牌子生锈，不要让它沾染上灰尘，我正式地告诉你，希望你立即加入合作社，牵着你这头调皮捣蛋的驴驹子，推着土改时分给你的独轮车，载着分你的那盘糗，扛着你的锨镢铤钩，领着你的老婆孩子，自然也包括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那两个地主崽子，加入合作社，不要再单干，不要闹独立，常言道：‘螃蟹过河随大溜’，‘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顽固不化，不要充当挡路的石头，不要充硬汉子，比你本事大的人成千上万，都被我们修理得服服帖帖。我洪泰岳，可以允许一只猫在我的裤裆里睡觉，但绝不允许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单干！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洪泰岳一条好嗓子，是当年打牛胯骨卖膏药时锻炼出来的，这样的好嗓子，这样的好口才，不当官才是咄咄怪事。我有几分入迷地听着他的话，看着他训斥蓝脸时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尽管他的身材比蓝脸矮了半头，但我觉得他比蓝脸要高许多。我听到他提到了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心中惊恐无比，隐藏在驴体内的西门闹对自己遗留在这动荡不安的人世的两块亲骨肉放心不下，为他们的命运担忧，蓝脸既可以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也可以成为给他们带来苦命的大灾星。这时，我的女主人迎春——我尽量地忘记她曾与我同床共枕为我生儿育女的往事吧——从西厢房出来，她出来前一定对着那半块镶嵌在墙壁上的破镜片整理过容貌。她上穿阴丹士林蓝偏襟褂子，下穿黑时布扫腿裤子，腰系一块蓝布白花围裙，头上罩着一方蓝布白花帕子，与围裙同样布料，很是利索很是和谐。阳光照着她憔悴的脸，那额，那眼，那嘴，那鼻，勾起我绵绵不绝的记忆，真是一个好女人啊，恨不得含在嘴里亲热着的好宝贝啊，蓝脸你这王八蛋真是有眼力啊，你如果娶了屯西那个满脸麻子的苏寡妇，即便是当了玉皇大帝，又有什么意思！她走过来，对着洪泰

岳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洪大哥，你大人不见小人的怪，不要和这个直杠子人一般见识。”

我看到洪泰岳满脸僵硬的线条顿时和缓起来，他借坡下驴地说：

“迎春，你们家的历史情况，你心中有数，你们俩可以破罐子破摔，但你们的孩子，还要奔远大的前程，你们要替他们着想，过上十年八年回头看，蓝脸，你就会明白，我老洪今天所讲，都是为你好，为你的老婆孩子好，我的话都是金玉良言！”

“洪大哥，我明白您的好意，”她拉着蓝脸的胳膊，拽拽，说，“快给洪大哥赔个不是吧，入合作社的事，我们回家商量。”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蓝脸说，“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混在一起，一个锅里摸勺子，哪里去找好？”

“你可真是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啊，”洪泰岳恼怒地说，“好你蓝脸，你能，你就一个人在外边，等着看吧，看看是我们集体的力量大，还是你蓝脸的力量大，现在是我动员你入社，我苦口婆心地求你；总会有一天，你蓝脸要跪在地上求我，而且，那一天并不遥远！”

“我不入社！我也永远不会跪在地上求你，”蓝脸耷拉着眼皮说，“你们共产党定的章程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你不能强迫我！”

“你是一块臭狗屎！”洪泰岳怒吼一声。

“洪大哥，您千万……”

“不要大哥长大哥短的，”洪泰岳轻蔑地、仿佛带着几分厌恶地对迎春说，“我是书记，我是村长，我还兼任着乡里的公安员！”

“书记，村长，公安员，”迎春怯声道，“我们回家就商量……”然后她揉着蓝脸，哭咧咧地，“你这个死顽固，你这个石头脑子，你给我回家……”

“我不回家，我话还没说完呢，”蓝脸执拗地说，“村长，你打伤了我的驴驹，要赔我药费！”

“我赔你一颗子弹！”洪泰岳一拍枪套，大笑不止，“蓝脸啊蓝脸，你可真行啊！”然后猛提嗓门，“这棵杏树，分到了谁的名下？”

“分到了我的名下！”一直站在东厢房门口看热闹的民兵队长黄瞳，应着，跑到洪泰岳面前，说，“支书，村长，公安员，土地改革时，这棵树分到我的名下，但这棵树，自分到我的名下后，就没结过一颗杏子，我准备立刻杀了它！这棵树，与西门闹一样，与我们贫雇农是有仇的。”

“你这是放屁！”洪泰岳冷冷地说，“你这是信口胡说，想讨我的好就要实事求是，杏树不结果实，是你不善管理，与西门闹无关。这棵树，虽然分在你的名下，但迟早也是集体的财产，走集体化的道路，消灭私有制度，根绝剥削现象，是天下大势，因此，你要看好这棵树，如果再让驴啃了它的皮，我就剥了你的皮！”

黄瞳在洪泰岳面前点头连连，脸上全是虚笑，两只细眯的眼睛射出金光，咧着嘴，龇着黄牙，露出紫色的牙龈。这时，他的老婆秋香，西门闹曾经的三姨太太，用扁担挑着两个箩筐，箩筐里放着两个婴儿，黄互助，黄合作。秋香，梳着飞机头，头发上抹着闷香的桂花油，脸上涂了一层粉，穿着滚花边的衣衫，绿缎子鞋上绣着紫红的花。她真是胆大包天，竟然穿戴着给我当姨太太时的衣衫，涂脂抹粉，眼波流动，一身媚骨，一身浪肉，哪里像个劳动妇女？我对这个女人，有清醒的认识，她心地不善，嘴怪心坏，只可当作炕上的玩物，不可与她贴心。我知道她心气很高，如果不是我镇压着她，白氏和迎春都要死在她的手里。在砸我狗头之前，这个娘们，看清了形势，反戈一击，说我强奸了她，霸占了她的家，说她每天都要遭受白氏的虐待，她甚至当着众多男人的面，在清算大会上，掀开衣襟，让人们看她胸膛上的疤痕。这都是被地主婆白氏用烧红的烟袋锅子烫的啊，这都是让西门闹这个恶霸用锥子扎的，她声情并茂地哭喊着，果然是学过戏的女人，知道用什么方子征服人心。收留了这个女人，是我西门闹一片好心，那时她只是个脑后梳着两条小辫的十几岁女孩，跟着她瞎眼的爹，沿街卖唱，不幸爹死街头，她卖身葬父，成了我家的丫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如果不是我西门闹出手相救，你要么冻死街头，要么落入妓院当了婊子。这婊子，哭着诉着，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土台子下那些老娘们一片抽泣，抬起袄袖子擦泪，袄袖子明晃晃的。口号喊起来，怒火煽起来了，我的死期到了。我知道死在这个婊子手里了。她哭着喊着，不时用那两只细长的眼睛偷偷地看我。如果不是有两个身强力壮的民兵反剪着我的胳膊，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给她一个耳光，给她两个耳光，给她三个耳光。我坦白，因为她在家庭里搬弄是非，我确曾抽过她三个耳光，她跪在我的脚前，抱着我的腿，泪眼婆娑地望着我，那眼神之媚，之可怜，之多情，让我的心陡地软了，让我的屁猛地硬了，这样的女人，即便是搬弄口舌，即便是好吃懒做，又有何妨，于是三巴掌之后就是如醉如痴的缠绵，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啊，是治我的一贴灵药。老爷，老爷，我的亲哥，你打死我吧，你弄死我吧，你把我斩成八段，我的魂也缠着你……她猛地从怀里摸出了一把剪刀，对着我的头刺

过来，几个民兵把她拦住，把她拖下台去。直到那时，我还认为，她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演戏，我不能相信一个与我如胶似漆地睡过觉的女人，会真对我恨之入骨……

她挑着互助、合作，看样子想去赶集。她对着洪泰岳撒娇，小脸儿黑黑的，仿佛一朵黑牡丹。洪泰岳道：

“黄瞳，你要管住她，你要改造她，让她改掉那些地主少奶奶的习性，你要让她下地劳动，不要让她四乡赶集！”

“听到了没有？！”黄瞳拦挡在秋香面前，说，“书记说你呢。”

“说我，我怎么啦？赶集都不让，那为什么不把集市取消？嫌老娘迷人，那你就去弄瓶糖水，给老娘点上一脸麻子！”秋香的小嘴，吧吧地说着，弄得洪泰岳好不尴尬。

“臭娘们，我看你是皮肉发痒了，欠揍！”黄瞳怒冲冲地说。

“你敢打我？你敢动我一指头，我就拼你个血胸膛！”

黄瞳以极麻利的动作抽了秋香一个耳光。片刻之间，众人呆若木鸡。我等待着秋香撒泼撒痴，满地打滚，寻死觅活，这都是她的惯用伎俩。但我的期待落了空，秋香没反，只是扔下扁担，捂着脸哭起来。互助和合作，受了惊吓，一齐在箩筐里哭。那两颗小头，金灿灿，毛茸茸，远看活像两个猴头。

挑起了战争的洪泰岳转脸又成了和事佬，劝和了黄瞳夫妇，他目不斜视地走进原西门家的正房，门旁的砖墙上，挂着木牌，牌上写着“西门屯村委会”的潦草字样。

我的主人抱着我的头，用他粗糙的大手，摩娑着我的耳朵，主人的老婆迎春，用盐水清洗了我前腿上的伤口，然后用一块白布包扎起来。在这样的既感伤又温馨的时刻，我不是什么西门闹，我就是一头驴，一头很快就要长大、与主人同甘共苦的驴。就像莫言那厮在他的新编吕剧《黑驴记》中的一段唱词：

身为黑驴魂是人

往事渐远如浮云

六道中众生轮回无量苦

皆因为欲念难断痴妄心

何不忘却身前事

做一头快乐的驴子度晨昏

第四章

锣鼓喧天群众入社 四蹄踏雪毛驴挂掌

1954年10月1日，既是国庆日，又是高密东北乡第一家农业合作社成立的日子。那天，也是莫言那小子出生的日子。

一大早，莫言的爹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我家，见到我家主人，什么话也不说，用夹袄袖子擦眼泪。我家男女主人正在吃饭，见此情景，慌忙扔下饭碗，问：他大叔，出了什么事？莫言的爹呜呜咽咽地哭着说：生了，生了一个儿子——是他大婶生了一个儿子吗？我家女主人问道。——是，莫言他爹说。——那你哭什么？我家男主人道，你应该高兴才是。莫言的爹把眼一瞪，说：谁说俺不高兴？不高兴俺哭什么？我家男主人笑着说：对对对，高兴才哭，不高兴哭什么！拿酒来，我家男主人对女主人说，让我们哥俩喝两盅。今日不喝了，莫言的爹说，俺先来报个喜信，过几天咱们再喝。迎春大嫂子，莫言的爹对着我家女主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俺能有儿子，全靠了你那块鹿胎膏。俺孩他娘说，等出了月子，她抱着儿子来给您磕头。俺孩他娘还说，您福分大，俺这儿子要送给您做干儿子。俺孩他娘说，只要您不答应，就让俺给您下跪。我家女主人笑着说：你们两口子，真是活宝。行了，我答应了，免得你下跪。——所以，莫言不仅仅是你的朋友，他还是你的干兄弟呢。

你干兄弟莫言的爹刚走，西门家院子里——应该是村公所院子里就忙活起来了。先是洪泰岳和黄瞳联手在大门上张贴了对联，接着来了一拨吹鼓手，蹲在院子里等待着。吹鼓手们的模样，让我感到似曾相识。西门闹的记忆纷至沓来，幸亏主人端来的草料中止了我的回忆。透过半敞开的席棚，我得以一边吃草料一边观察院子里的情景。半上午时刻，一个半大孩子举着一面红纸糊成的小旗，飞跑着进来，大声喊叫着：

“来了，来了，村长让奏乐！”

吹鼓手们手忙脚乱地跳起来，铿铿锵锵地敲了三通锣鼓，又呜呜哇哇地吹奏起迎宾的乐曲。我看到黄瞳侧着身体，在跑动中不时回头，嘴里叫唤着：

“闪开，闪开，区长来了。”

在合作社社长洪泰岳的引领下，陈区长与他的几位挎枪的警卫走进大门。区长眼窝深陷，身体精瘦，一套旧军装晃晃荡荡。区长进门后，那些加入了合作社的农民，牵着披红挂彩的牲口，扛着农具，涌进了院子。一时间，我家院子里六畜兴旺，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区长站在杏树下，频频地对着众人招手，招一下手就欢声一片，牲畜们受到感染，马嘶驴叫牛吼，犹如锦上添花，火上浇油。就在这堂皇的时刻，在区长还没开口演说之前，主人牵着我，或者说蓝脸牵着他的毛驴，从人畜群中挤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了大门。

我们出了大门径直朝南走，路过荷湾旁边小学校的操场时，看到村子里所有的坏分子，在两个持着红缨枪的民兵监督下，正在搬石运土，加高加大操场北边那个唱过大戏、开过大会、也让我西门闹站在上边挨过批斗的土台子。只要沉浸在西门闹的记忆里，这些人我全都认识。看，那个怀抱着大石头、罗圈着腿吃力挪动的瘦老头，是担任过三个月伪保长的余五福。看，那个担着两箩筐黄土的车轴汉子，就是在还乡团反攻倒算时拐了一枝大枪投敌的张大壮，他在我家当了五年车把式，他的媳妇白素素，是我老婆白氏的侄女，是我老婆保媒做成了这段婚姻。他们在批斗我时，硬说白素素是先被我睡了初夜然后再嫁给张大壮，这是放屁造谣，让那白素素作证，她撩起衣襟遮着脸，一味痛哭，一言不发，把假事哭成了真事，把西门闹哭上了黄泉路。看，那个扛着一根新鲜槐木的瘦瓜子脸、扫帚眉毛的青年，是屯里的富农伍元，我的亲密朋友。他善拉京胡，能吹唢呐，农闲时节，喜欢跟着响器班子串街走巷，不图挣钱，图个欢乐。看，那个端着一把磨秃了的铁锹，站在台子上，磨磨蹭蹭，偷懒耍滑、下巴上长着几根老鼠胡须的家伙，就是兴盛烧酒锅的掌柜田贵，一个家里围着十石麦子却让老婆孩子吃糠咽菜的看财奴。看，看，看……那个拐着一双小脚、提着半筐土、歪着身体、三步一歇、五步一停的女人，就是我西门闹的正妻白氏。看，村子里的治安保卫主任杨七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提着藤条，站在白氏的面前，严厉地说：西门白氏，你这是打毛子工吗？我妻白氏惊恐得几乎摔倒，沉重的土筐落地，正砸在一只小脚上。一声尖叫，我妻白氏，然后低声痛哭，抽抽噎噎，仿佛一个小姑娘。杨七举起藤条，猛地抽下去——我猛地挣脱了蓝脸手中的缰绳，朝着杨七冲去——藤条从距离白氏鼻尖一寸处劈下，嗖地一声响，白氏毫发无伤，杨七这一手，练到了火候。这个偷鸡摸狗的杂种，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糟光了他爹创下的家业，把他娘气得悬梁自尽，但他却成了赤贫农，革命的先锋。我本想给杨七一拳头——其实我没法给他一拳，我只能给他一蹄子，我只能咬他一口，用驴的大嘴驴的大牙，杨七你这个上唇上留着小胡子、嘴巴里叼着烟卷、手里提着藤条的杂种，我西门驴迟早要狠狠地咬你一口。

主人及时地抢起被我挣脱的缰绳，使杨七那颗梆子头免遭一劫。我本能地撅起屁股，扬起两条后腿。我感到两只蹄子蹬在了一个柔软的地方，那就是杨七的肚腹。自从成驴之后，我的眼睛获得了比西门闹的眼睛广阔许多的视野，

我的眼睛还能看到我屁股后面的东西。我看到杨七这个狗杂种一腩墩在了地上，小脸蜡黄，好久没缓上气，缓上气就叫了一声亲娘。杂种，你的亲娘被你气得上了吊，你还叫她干甚！

我的主人扔下缰绳，慌忙把杨七扶起来。杨七拾起藤条，弓着腰，举起藤条，对着我的脑袋抽下。主人一把就抓住了他的手腕子，使那藤条无法落下。打驴也要看主人，杨七。操你妈蓝脸，你这个西门闹的干儿子，混进阶级队伍的坏人，老子连你一起打！杨七叫嚣着，我的主人抓着他的腕不放松，暗中使上了力气，使那天天搞“破鞋”淘虚了身子的杨七连声哎哟着，手里的藤条也落在地上。主人往后推了杨七一把，说：算你运气好，我的驴还没钉蹄铁。

主人牵我走出南门，围子墙上有许多枯黄的狗尾巴草在微风中摇摆。今天是合作社成立的日子，也是我西门驴的成年礼。主人对我说，驴啊，我今天带你去挂掌，挂了掌你就等于穿上了鞋，石头硌不痛你的脚，尖物刺不进你的蹄。挂掌后你就是大驴了，你就应该帮我干活了。为主人干活，这大概是每头驴的命运吧？我昂起头，昂噢~~昂噢~~地叫起来，这是我成为公驴之后，第一次叫出了声音，我的嗓门粗大而洪亮，使主人的脸上出现惊喜的表情。

上蹄铁的师傅，兼营着铁匠铺子。他脸膛黝黑，鼻子通红，眉毛光秃，眉骨棱岸，睫毛没有，眼睑红肿，额头上有三道深刻的抬头纹，纹里蓄积着煤灰。他的徒弟，从脸上那些被汗水冲出来的道道里我知道他皮肤很白。少年汗流浹背，我担心他身上的水分很快就会流光。老铁匠浑身干燥，好像他身上的水分，已被多年的炉火烘烤干了。少年左手拉着风箱催火，右手操着铁钳翻动着焰火中的铁活。一旦铁活烧透，流光溢彩地从炉中提出，师徒联手，大锤狠砸，小锤轻点，叮叮当当，铿铿锵锵，火花迸溅，声震四壁，让我西门驴之心，为之迷狂。

我想白脸少年那般英俊潇洒的一个孩子，本色行当应该是在戏台上与那些小姐们打情骂俏、谈情说爱、柔情似水、佳期如梦，让他打铁，实在是阴差阳错。我想不到这个貌似潘安的英俊少年，体内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十八磅的软柄大锤，非力大如牛的铁匠高手难以操控啊，可在少年的手里竟是那般轻松自如，仿佛是他身体的外延。在这样的锻打下，砧子上的铁犹如一块烂泥，随便他们师徒二人塑造成什么形状。他们将一块枕头般大小的钢铁，锻打成一柄铡刀，这是庄户人家最大的铁家什。我的主人，趁着铁匠师徒小憩之时，上前进言：金师傅，劳烦大驾，给咱家的驴子挂副蹄铁。老铁匠抽着烟，烟雾从他的鼻孔、耳朵里一股股冒出。小铁匠端着粗瓷大碗，咕嘟咕嘟灌水。他灌下去的水仿佛立即变成汗冒出来，我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这就是那个心地纯洁、热爱劳动的美貌少年的体香。好一匹“雪里站”，老铁匠打量了我一眼，感叹道。我站在铁匠棚的外边，临着通往县城去的那条宽阔的街道，侧着头，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四只白蹄子。与西门闹有关的记忆汹涌而至，四蹄踏雪，可是千里龙驹啊，但老铁匠的话，如劈头浇我一桶冷水：只可惜是头驴，如果是匹马——马也不灵了，少年放下大碗道，国营农场那边，新进了两台“东方红”拖拉机，每台一百马力，顶一百匹马。双人合抱的大杨树，用钢丝绳拦腰拴住，挂在“东方红”上，它一加油门，突突地就把大杨树连根拔出，树根拖拉着，足有半条街那么长！——就你知道的多！老铁匠嗔怪着，随即又对蓝脸说：老蓝，虽然是头驴，有这样的品貌，也是难能可贵，没准哪员大将跨够了骏马，突然想骑驴，那你蓝脸就交了驴运气了。少年铁匠冷笑一声，接着便哈哈大笑，接着突然止住了笑声，好像他的笑和他脸上如同电闪一般突然出现又猝然消逝的表情，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与任何人没有关系。老铁匠显然被徒弟的怪笑震撼，他的眼神有点茫然，似乎在盯着徒弟，但他的眼睛没有焦点。后来他说，金边，还有蹄铁吗？金边成竹在胸地说：有许多，但都是马掌。那就放到炉里，烧烧打打，将它变成驴掌。他们用了抽一袋烟的工夫，就将一副马蹄铁改造成了驴蹄铁。小铁匠将一把厚重的方凳放在我的腿后，老铁匠搬起我的腿，用锋利的扁铲，修剪了我的趾甲。修完我的四蹄，老铁匠退后几步，打量着我，感慨万端地说：真是一头好驴子，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驴！——再漂亮也比不上康拜因，国营农场从苏联进口了一台康拜因，红的，一下子能割十垄麦，前头把麦穗吞进去，后头就把麦粒吐出来，哗哗地流麦粒，五分钟一麻袋！少年金边心驰神往地说。老铁匠长叹一声，道：金边，看来我这里是留不住你了。但即便是你明天要走，今天也要把驴掌挂上。金边靠在我身边，左臂揽住我一条腿，右手握着钉锤，嘴里叼着五个铁钉，左手将蹄铁按定在我蹄上，每钉两锤一别，干净利索，一只掌挂上。四只掌挂完，只用了十几分钟。然后，扔下手中的家什，进了棚里。老铁匠对我主人说：蓝脸，拉着它遛两圈，看看瘸不瘸。主人牵着我，在街上走了一圈，从供销合作社走到屠宰组，屠宰组正在宰一头黑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很是刺激，杀猪的人穿一件碧绿的褂子，大红大绿，对比鲜明。从屠宰组走到区政府，与陈区长和他的警卫员们迎面相逢，我知道西门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庆典已经结束。区长的自行车坏了，扛在一个警卫员的肩上。陈区长一眼看到我，好久没把目光移开。我知道是我的英俊威武，吸引了区长的目光。我知道我是驴中的伟岸丈夫，大概是阎王觉得对不住西门闹，特地把驴的最佳蹄腿、最佳头目都赋予了我吧？真是一头好驴，四蹄踏雪！我听到区长说。可以把它弄到畜牧工作站当种驴，我听到那个扛着自行车的警卫员说。你是西门屯的蓝脸吗？陈区长问我的主人。是，我主人应道。我主人在我屁股上拍了一掌，急欲回避。陈区长拦住他，抬手摸摸我的背，我随即蹦了一个高。我主人说，这驴脾气不好。——脾气不好，要慢慢调教，千万别性急，性急，使夹生了，就无法调教了。区长用行家里手的口吻对我的主人说，参加革命前，我当过驴贩子，见过的驴成千上万，